

無極禪——修心息妄法訣闡真（八）

胡春業

吾觀近代禪門大德袁煥仙之《維摩精舍叢書·靈岩

語屑》中有以佛法解清淨丹法之「五氣朝元、神凝氣府、三花聚頂、煉神還虛」諸功夫云：「金木水火土，五行安立，在身則心肝脾肺腎也。五氣者，五行之氣，即心肝脾肺腎之氣也。當人手縮念珠，口持佛號，到一念不生時，脊梁自豎。脊梁既豎，心不外馳，則此心肝脾肺腎者，各得其位，互不相損。既不互損，其氣自舒，執其舒氣以示人，曰朝元。元者，始也，又心也。心本無心，因此一始而心乃心。若然，心即朝，朝即心，心與朝不二，然又不一，而朝元之義，悉盡於斯矣。當人屈此，身得勝樂，全體如滿溢狀，而臍下小腹丹田處較甚，曰神凝氣府。頭頂似有風狀，內觸妙樂，曰三花聚頂。三花者，精氣神也。頂以當人身相言，曰頭頂，就當人心相說，曰法身。蓋謂一心不異，勝行自起，則頂踵一如，詮名曰聚頂也，又至也，謂聚此而至矣。煉精化氣者，一心不異，自然法我兩忘，法我既亡，陰陽自

配。天地配而生萬物，夫婦配而生男女，自身陰陽配而生精，自然之運，法爾如是也。（注：此一句要特別注意，袁煥仙所教之佛法修煉功夫實亦為煉養『自身陰陽』）。所謂煉者，詎有他哉，直是故耳。充此精而沛全身，令得妙樂，令抗外邪，令運奔伸屈，時然而當者，氣也。既有精生，即有氣行，亦自然之運，法爾如是，所謂煉者，詎有他哉，亦直是故耳。然精與氣皆有形有質，可意可度，而行此精與氣者，覓之無物，著之無形，意且不得度，形又詎能居？謂果無也，然則運行此精此氣者何物邪？謂果有邪，視之不可見，捫之不可得，聽之不可聞，意之不可及，統如上說，無以名之，假名曰神。神也者，別乎用而言也。既有此精此氣，即有主持此精此氣之神。神，用也，亦猶有物必有用，無用不成物也。所謂煉者，亦直是故耳，詎有他哉。煉神還虛者，謂此精此氣此神，本無一物，一時緣會假現，緣滅即亡，實無實法，何有還處，若有還處，寧曰虛邪？當

人念持佛號，到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時，忽然認識自己，了徹本心，方知由來成佛，身住淨土，亦已久也，曰東曰西，不亦遠乎！屆此，然後自檢，精也是它，氣也是它，神也是它。所謂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風雲雷雨，山河大地，人我是非，一切一切，已舉未舉，無不是它，而又絲毫跡相不留，半點朕兆不寓，然又不住在是它不是它裡，即孟子所謂大丈夫也。然後才可以說大話，說小話，常說話，常不說話，如理而說，如實而說，非理而說，如妄而說。不然，且慢開口，何以故，閻王老子在汝背後，不許亂統」。袁煥仙先生以佛法比附清淨丹法之語盡錄於此，足見仙佛本有相通處，不必互相是非。

人類是平等的！萬法是平等無有高下。悟此平等名叫等覺「等覺菩薩即佛」。在人類的實際生活中，人類始終不能離開錢糧。包括古代的佛陀，也天天「化緣度生」。所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南懷瑾老人說得很幽默：他說鐘鼓歇時妖魔滅；鐘鼓未歇即有「妖魔」在。人人都在為實際生活找錢糧，近代的宗教大師、大氣功師也不例外，也在集資建造「空中樓閣」。浮屠樓閣立中天；它和道家的「自然」又有所不同。當然，這個「妖魔」也是指人性，它不是西遊記中說的——從墨

汁中變出來的妖魔。我們很多人，從西遊記的神話角度去衡量人妖和佛魔，實不悟人妖佛魔是自心。五百年前，吳誠恩未寫西遊記以前，五百年前的老佛經中，根本就沒有孫大聖及唐僧師徒四人。長老和沙尼的關係，也從西遊記中變成了師徒關係。要說有，筆者寫的全是白紙黑字，要說無，達摩東來無一字，本篇題材亦空白。明真，要明「空白」二字。見了空白知是岸，何須耿耿話回頭。空白處即是岸！

因為一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跑來書中找黃金屋、找顏如玉的人亦不乏其人。其實，這都是古人勸人讀書的「造句」。古人文化低啊，一百年前以至遠古，能上過半年小學的人，還沒有五%的人數啊。有人以為顏如玉是小說中的那個美女，其實當代來電腦上坐等顏如玉的帥哥也不少。因為古人一句「造句」拋空了自己一生的人甚多。四百多年前（才僅僅四百年前的事）古人吳誠恩「造句」了一部《西遊記》，以至現代文人墨客、影視巨星也在為這一句「造句」而忙忙碌碌，聰慧乎！白癡乎！看人間忙忙碌碌尋求的，九九九九九九%都不過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句「造句」而已。佛說「明心見性」，就是說人要明「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那些動亂心境，自心

的「境」是一種影子，是一種相，又叫「象法」，只有「無念、無相、無住」不住於象法了，才叫開悟，否則，自心永遠在「象法」裡頭忙忙碌碌，心永遠也不清淨，佛學裡說的：末法、象法等法，都指您自心的心「境」，「境」即「法」，「法」即「境」，道高一尺，心魔就要高一丈，別踏殺天下人，因為，修行末期：「末法時期群魔舞！」這個群魔舞是指自心的心魔，這個「末法」是指修行佛道的末期——開悟的黎明前。開悟了人生真諦者就不叫高人！而高人卻往往是一些還沒開悟人生真諦者。

治病之法：蘇東坡曰：「數出入息，綿綿若存，或覺此息從毛孔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自始以來，諸病自消。」蘇東坡是大文豪，大文豪也得找空白；否則，就要求大夫用安慰劑了。大米飯、好藥、換內臟等等，都是安慰劑！能從空白中找到「諸病自消」，得先淨化他那「大文豪」的識心；這實在是比學知識尤難千萬倍之事；誰願捨去先入的知識——大文豪，誰就不讀而自明《俱舍論》了。這個相當於：「向後轉！齊步走!!」如果不能先「諸病自消」完善自身，那就無法進入：「了然此時心」和「心念不起名為坐」了。也許三四十年過後，您向各教明師交足了學費，再回到這裡來一看，您

才會體悟到，原來是白跑了那三、四十年彎路。

修行是修正心行，心中別讓進入雜念；雜念多則喜、怒、憂、思、悲、恐、驚、多而氣血亂；「氣為血帥，血為氣母」，氣血亂則徒生百病。故修行又名「戒」，戒動七情六欲則是法中金。自身自心不戒，則不會有神祇保佑。所謂「神祇」，即汝之精神文明的那個。蘇東坡、白居易和六祖他們走過來的三個修行方法，都是戒動七情六欲的法中金。都是妙法，都是法中金。人能走出自己的心地：告別作惡心、行善心、智慧心、愚癡心、佛道心、前進心、回首心、大俠心、居士心、精進心、奢侈心、常樂心、好心、壞心、正心、邪心……告別了一切心，便是一切佛，一切佛又名「諸佛」。「心」即「奢望」，性即清淨無爭。六祖曰「不明自性，學法無益。」就是說，不能告別了一切心，則不遇一切佛。別說作惡心傷人，行善心不也傷神乎。人為「心」困，則性無所主，即是心病。

六祖說：「一切無有真。」明真，就是要明這真假、對錯、善惡、美醜、好歹……一切對待語，只是「對待」，只是矛盾。對一切矛盾用等覺，是名明真。等覺菩薩即佛。汝不願用等覺，學佛又何益。這個實實是汝願不願用等覺的事。於佛陀的舍利中找等覺又怎能得

。趙魁一子曰：「舍利過關出祖竅，一湧而出萬萬神。這個是我真實體，九天之上任吾行。」所謂「舍利」即捨自我利益而無我付諸眾生。所謂「祖竅」即元始的那種面貌。所謂「萬萬神」即吾人最最的精神文明。能行願此精神文明者，方能九天之上任吾行。所謂「九天之上」那是第十天干。「十」是空數，相當於：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什麼東西？它不是東西！在具體事物上，它什麼也不是。誰得到了這個「什麼也不是」，誰就得到了本來——如其本來，名曰如來。故六祖曰：本來無一物。

一悟即至佛地，也名告別一切心地。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這個是你明上座本來面目。」此即佛性常清淨也。心中心一祖曰：「寂照照寂，切忌用力，成佛作祖，無它秘密。」彼秘密法門實如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日日彌陀，無非日日萬歲，萬歲，萬萬歲！此「個人崇拜」之舉了不可得；乃抬奉古聖而已，然知抬奉是拍馬屁劣行，性已務劣，又豈能悟真。六祖曰：「一切無有真，不以見爲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的名出世法，中流砥柱的名世間法。六祖曰：「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正邪俱打卻，清淨至無餘

。」無餘即涅槃，涅槃即無餘。剩餘太多豈知涅槃哉。往事如雲霧盡，朗朗晴天啓鴻蒙。法達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筆者云：即心本清淨，不淨名諸心。今不修定慧，本來無一物。

近隨筆作拙詩九首，發給吾二十年至交余師友，余師友步其韻，回贈筆者。詩文內蘊禪與內丹之玄。吾在此發表，一併給讀者分享。

筆者作(一)

禪風禪機別有天 道海玄微玄更玄
不二門中禪亦道 亦僧亦道亦儒癡

余師友作(一)

佛道同源玄中玄 無心自成天上天
臥平四氣金鏡滿 周而復始作愚癡

筆者作(二)

諸子百家竟風流 吾醉人間吾欲求
今生不上如來座 扁擔橫挑賤王侯

余師友作(二)

探元引海小溪流 崖岸千尋一鉢求
污泥不染心香馨 萬里無雲覓封侯

筆者作(三)

寂照照寂慧地眠 花謝車馬尙駢闐

三千劍客今何在 獨計莊周定坤乾

余師友作(三)

真空高枕袒腹眠 人天交會共喧闐

來來往往墾荒古 山山水水運坤乾

筆者作(四)

無心萬物物常繞 蓮台靜坐萬慮捐

杜曲梨花杯上雪 霸陵芳草夢中煙

余師友作(四)

太虛寥廓自性繞 老馬識途不唐捐

夢裡方知身是客 光明遍照紫霞煙

筆者作(五)

聰明絕頂實愚蠢 勤能補拙是良訓

丹田靈苗汗耕耘 雲梯步步日夜登

余師友作(五)

魚龍睡醒百蟲蠢 吐陰含陽天垂訓

春來花開大千界 拾得秋肥唱豐登

筆者作(六)

無極禪開三教宗 匯三歸一立新統

性命雙修心爲本 正大光明五脈中

余師友作(六)

大道無痕示心宗 循訣入靈悟法統

峰登絕頂雲千疊 衆山回眸慧海中

筆者作(七)

不二門中吾亦僧 大千世界一閑身

不剃光頭不納衣 醫道紅塵度緣人

余師友作(七)

紅塵道場心爲僧 不計時日不患身

柴米油鹽煮晝夜 清湯一味奉天人

筆者作(八)

黃葉止啼白骨禪 素面朝空絕塵喧

三生石上啞然笑 花在舊處紅正鮮

余師友作(八)

處處黃葉處處禪 海升明鏡天音喧

三生石上悟三生 昨日蓮花今時鮮

筆者作(九)

嶗峰頂上諦潮音 海天一色晨光新

萬里無雲禪心朗 虛空撒手破蘊身

余師友作(九)

日觀滄海夜觀音 二六時中刻刻新

心香一縷碧空淨 波若蜜多悟吾身

(未完待續)